

GAGA

見見 脊脊

LALA



米艾尼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昏昏晃晃 / 米艾尼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112-0783-8

I. ①昏… II. ①米…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7116号

昏昏晃晃

著 者: 米艾尼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朱 宁 刘伟哲

责任校对: 徐为正

封面设计: 李欣悦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文福旺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文福旺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12-0783-8

印 张: 23.5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米博华

曾给同事和朋友的著作写过序跋。这次自告奋勇，给女儿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写一点介绍性文字。

先说和女儿职业有关的一点家世。米艾尼供职于《瞭望东方周刊》，是刚刚工作两年的记者。从她这一代算，我家已是第三代从事记者这个职业。她的祖父母在新华社工作，终生从事采编；她的妈妈是“老新闻”；她的姑姑与叔叔也都是从事文字工作。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我们一家与国内几个大的媒体缘分甚深。女儿大学时学法律，本可以做个法律工作者，但初上职场，感觉不佳，似乎不大适应讼争之类的迷局。她说，这与她善恶分明的人生观多有抵牾。她选择了一个扬善抑恶的职业——应聘到《瞭望》杂志当记者。我并不希望她做记者这一行。其实，法律工作专业性强，前景不错；而写作完全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当然，实在无缘法律工作这样的“饭辙”，记者职业也可以作为“撮底”的选项。我深知，人这一行，门槛较低，成才几率太小。犹如卡拉OK的演唱者甚众，但多半随性乱吼，达到基本音准的已少数，唱出些许“引商刻羽”的味道，绝对是凤毛麟角。还因为，这一行太辛苦，要想跟上趟，往往大半辈子伴着青灯黄卷入眠，也未见得写出像样的作品。然而女儿的一番话让我心动。她说，苦乐皆由感受，得失全在我心。如果写作是一种愉快的释放，是苦还是乐；如果思考是一种有趣的劳动，又何来得失？此番忽悠，大有晋人的超拔和飘逸，清风朗月，纯净澄明；反倒显得我过于浮躁和功利。说归说，但作为职业的选择，还是不能轻信二十多岁女孩的畅想。她需要给我一个证明，我也需要一段时间观察。且把丑话说在前面：在这个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写字的人，几乎人人都能用专业眼光评价你的写作本领和文字成色。得到承认不易，得到肯定很难，得到赞扬难乎其难。她似乎信心满满，不以为意。

再说说女儿的这本小册子。经常回头看可以知得失，明心智。两年工

作下来，我建议她清点一下自己的作品。她平常都干什么，写什么，我很少留意。尽责的父亲，似应以督促和提醒为主，绝不越俎代庖。我不容忍虚掷年华的懈怠，不原谅无所事事的慵懒。有点感到意外的是，她复印给我的近作有46万多字，且并非率性而为的习作。不由心头为之一振：“此仔有如乃父当年”，真真可以写字谋生了，何不促她出一册书以为纪念。

利用长假集中翻阅书稿，产生一些想法、些许感叹。这里可作一点解读和点评。

这本书所收作品大体分两类，一是新闻报道；二是随笔、杂感。有的习作写于10年前，也就是上高中或大学时写的一些杂感类小文章。而绝大多数近作，主要是新闻报道。印象是，她属于那种论说和叙述兼具的作者，似乎议论更在行一点。

她的叙述类作品，也就是新闻报道，整个来说，反映了一定的职业素养。她会讲故事，几篇关于新中国地标性报道，时空切换比较自如，历史和现实转进交代得比较清楚。谋篇有想法，结构也还算有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报道是一种被动写作，先有新闻，后有报道；有什么样的事实，才有什么样的报道。这是不容虚构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闻报道又是主动的创作，写什么、怎么写，一样的事实却有不一样的呈现和解读，这是记者的能力体现，也是新闻工作的魅力所在。应该说，她已经懂得在新闻、作者和读者之间充当主角。主体意识觉醒虽算不上登堂入室，但也可以看做是初窥新闻堂奥。即使是领导交办的应时性报道任务，她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讲出角度，写出风格。她不是那种抄材料或在官方新闻稿上署上自己名字的记者，而是勤于动脚、肯于动脑、善于动手。这并不是所有记者都能做到、做好的。当然，总的来看，她的报道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看法比较幼稚，有些构思失之简陋，有些表述还显粗糙。我建议，出书时这类作品悉数剪掉。

她的杂感随笔类作品虽然不多，但很有趣味。可能是受到我的影响，她很早接触这类诉诸于主观感受的评价性文字。一点感想、一丝情愫，其实都可以是创作的缘起。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学习：初为日记，继之书信，尔后就是习作。议论文第一要素清晰，思路清晰，表达清晰。然而，最难做好的也是清晰。纷杂物象要拎得清，分类归纳要捋得清，析事说理要讲得清，这就不很易。活了一辈子，写了半辈子，脑袋仍是一盆糨糊，这样的人不少。我说，她写杂文随感更在行一点，并非是说写这些小文章有了怎样的局面，而是说，她的头脑可能更适合做这类事情，基本配置不

低，运算能力较强。当然，这类不乏机智和有趣的小文章，依然属于个人的感悟，其悲也好，其喜也罢，都算不得什么。我说，一等的评论家不是写稿匠，而是有信仰有思想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立言，为进步鼓呼。评论家可以有愤怒，但更有责任担当；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但更有使命意识；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但绝不显摆作秀。牢骚满腹不叫评论，使气骂人只能算“放炮”。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辛勤的劳作有助于世道人心，就值得尊敬，也才是大智慧、大情怀、大自在。

最后说说我与女儿的一些小事。对于孩子父母都有期待，但对他们的养育并非都有明智的付出。并未对孩子的成才成业有过高的期待，正像我自己的父母，只希望孩子成人，健康、进取、正派，自食其力，活得愉快。然而做到这一点——仅仅做到这一点，对父母的教育是不小的挑战。

我虽然从事文字工作，但从未教习过女儿怎样写作文。我习惯与她以成年人的方式探讨成年人的问题，这始于很多年前。这种探讨没有任何时间约定也没有任何特定话题，随时随地不停地交流。我们讨论“内经”有关五行相生相克的问题，以至尝试着“打坐入静”，体验蓄养丹田之气；我们讨论德国哲学问题，并到处去找黑格尔的《小逻辑》，苦读之后共同看法是“太生涩”；我们讨论中国古代官制，宋代的朝服，明代的奏章以及清代官衙的风水；我们讨论二战同盟国战略问题，寻找有关马其顿防线的地图以及当时美军登陆舰的技术资料；我们讨论中国书法问题，一起到书店购买所有米芾的字帖……当然更多的是一起玩，玩音响，玩大碟，玩装修，玩宠物，玩电脑，玩花卉，玩摄影，玩中陶情，玩中益智，玩中增识。这是上代人传下来的家风，只要有时间家人就坐在一起，沏上一壶酽茶，或者浅酌一壶老酒，侃侃而谈，以至往往忘却东方之既白。

事实上，家长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象往往会大部分复制在孩子身上。什么都瞒不过DNA，什么都难改遗传密码。家长心地善良，孩子大概也狠不到哪里去。人的基本物质构成，大部分决定了人生路向。但教育还有很大余地。家长和子女在利益绝对一致的情况下，共同面对危机、分享欢乐、处理问题。这也许就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的原因吧。所谓言传身教就发生在长年累月平淡的生活之中。有两点我说得最多：

一、养成读书学习习惯，读那些并非应对课考而却有良好品质的书。所以我们父女俩的藏书，同为一架，不分你我。我要求她作文之前必须缜密构思，并分层分段讲给我听，之后一次下笔成稿，原则上不大删大改。会想、能说、善写，是实在的本领。这三件事，一项不落的让她有意识地锻炼，效果不错。

二、学会做人。人生在世，活得有价值无非做人做事两端。做人是第一要义。人做得端正了，事业有所成就是个迟早问题。

做人分几等，圣人遥不可及，可以不去管他。之后是君子、正人、小人。君子成人之美，其基本特征是，希望别人好，帮助别人好，在成就别人中得大欢喜。君子亦必坦荡，人前人后，绝无是非。正人和睦友好，其基本特征是，容得下别人好，受得了别人好。有顾全大局胸怀，更乐见合作共赢。正人亦必坦然，虽有进退得失顾虑，但绝不损人害人。小人品行不端，志趣委琐，阴冷刻毒。其基本特征是，忌恨别人好，破坏别人好，只许自己好，不许别人好。因为总是陷在“羡慕、嫉妒、恨”的糟糕心态而不能自拔，所以小人亦必痛苦，从无快乐。小人滑向坏人只有半步，而坏人能够善终者古来几希。故，若希望自己的孩子福寿康宁，就得在做人往正路上领。要之，人格不可低、志向不可萎、情趣不可俗。

做事也分几等。其一是做事止于搵食，为了混饭吃才去工作劳动。所以，只要能混得下去，绝对不多做一点。其二是做事常思进取，善于把个人的志趣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只要岗位与志趣相投，绝不瞎混。其三是做事志向高远。不以个人利益计，只要利于他人、利于社会、利于国家，就能够投入巨大热情，保持不竭激情，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惜把自己燃尽。忘小我而循大道，令人敬佩，确非凡人所能企及。但这样的精神值得学习，无论做什么，都应该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坚韧不拔。

因为是至亲骨肉，爱女儿胜于爱自己，所以有孤芳自赏之嫌，也难免褒奖失准。以上所说，不过是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点滴进步的欣慰和进一步期望。若是说得离谱了，希望读者原谅。知人之明不易，自知之明更难，权当自说自话。

是为序。

二〇一〇年正月十五

目 录

第一辑 所谓新闻，就是不常发生的事

- | | |
|-----|--------------|
| 3 | 奥运会是个大 Party |
| 10 | 京沪贫困带的等待 |
| 17 | 今天，你被搜了没有？ |
| 23 | 放大镜下的“大撤退” |
| 30 | 舆论旋涡中的“天价车补” |
| 35 | 一个老网民的政治梦想 |
| 40 | 《人民日报》变身记 |
| 45 | 一张报纸的蜕变 |
| 51 | 内蒙寻金记 |
| 57 | “校长实名推荐”背后 |
| 61 | “洋偷渡客”中国叩门 |
| 67 | 吃出来的毛病 |
| 72 | “妖魔化”了的食品添加剂 |
| 80 | 禽流感进行时 |
| 87 | 公安局长傅政华 |
| 93 | 贪官的末路到了么？ |
| 99 | 痛并快乐着的死刑复核 |
| 104 | 谁揭了政府的短 |
| 109 | “国家赔偿”之路有多远 |

鸟巢是个“大客厅”	115
圆明园兽首之“夺宝大战”	123
恭王府文物流失密档	131
大明宫猜想	137
那些消逝的和正在消逝的	
——历史长河中的中山民间风俗	144
科普杂志三十年之“怪现象”	151
“雅贿”的逻辑	159

第二辑 犄角旮旯里的往事

穿过故宫的风声	167
北京城墙拆除前后	172
人民大会堂诞生记	179
三个人的纪念碑	187
“神童教育”的春天	192
疯狂的气功	198
大话纪检发展史	203
废墟上的笑脸	210
从噩梦中爬出来	217
炮弹专家吴运铎在大连的日子	224
寻觅“老女排”的踪迹	231
一场关于奢华的中国梦	239
一蓑烟雨任平生	
——走访百岁义工胡汉伟	246
恭王府往事	250

第三辑 半瓶子也能晃荡

中山搜食记	259
-------	-----

	论三座大山的倒掉
265	——对现代婚姻制度的反思
267	始于短信，止于短信
269	谁只需要流汗，不需要美丽
271	找到一截能感觉幸福的神经
273	我不藏书
275	脱要脱的艺术
277	生在没有故事的年代
279	谷歌三宗罪
281	接受动荡，拒绝冷漠
282	国殇之后
284	别苛求老师
287	关于“上路”
289	半饱生活
291	你的口腔败露了你的心
293	人性本变
294	Fashion is a Hope (时尚是一种希望)
296	践踏的不是动物，是制度
299	话说莎士比亚

第四辑 生活里总有那么点儿忧伤

305	致我的姥爷
307	姐姐
309	电影里的长春
311	银川两题
313	清明静立
315	夕阳下的清欢

再见王小慧	317
一句“傻丫头”	320
五问	322
轻微唏嘘	324
九、十、十一	327
在野地里仓惶生长	329
随缘	331
净土	333
回归本位	335
何必高雅	337
At Seventeen (在十七岁)	339
朴素的才是爱	341
美丽的孤独	343
艺术的虹光	345
冬逝	347
不可塑之物	349
趁年轻远走高飞	351
打盹儿者说	353
顿悟即生活	355

第一辑

所谓新闻,就是不常发生的事

奥运会是个大 Party

内容提要:“奥运会是一个全世界的大 party,重点是大家都要玩儿得开心。”

如果你现在来北京,你会看到许多非亚洲血统的面孔,他们有各种颜色的头发和皮肤,用蓝色、灰色或者绿色的眼球,打量着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他们其中有一大部分人,书包里都放着录音笔或者照相机,这些境外媒体的记者,有各自不同的身份:注册的、非注册的以及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的。他们正在用他们完全西方化的视角,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展示有关这届奥运会,以及这个城市的一切。

他们在北京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到底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洪水猛兽”,还是善意中立的“历史记录者”?

在他们仔细端详我们的时候,似乎我们也应该把镜头扭过来,看一看他们的世界。

“来北京,这是第三天”

“凭证进,凭证进!”

海淀妇产医院不算宽大的院子里,停了两辆大轿子车,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把在大门口,冲记者嚷嚷道,一只手拦住大门口。

这天正是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海淀妇产医院刚刚降生了两名幸运的“奥运宝宝”。许多中外记者追踪到这里,但是得到的院方答复是:“今天我们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只接受经过审批的外国记者访问。”

一位棕色头发、梳着两条麻花辫子、褐色皮肤的南美姑娘亮了一下胸前挂着的黄色证件——非注册外国记者的临时采访证,带着本刊记者从大

门口闪了进去。她叫 Nina，是哥伦比亚一家媒体的记者，从非注册记者居住地——位于北三环的北京国际新闻中心，随他们的轿子车一路晃过来，这个瘦小的哥伦比亚姑娘热情地介绍她自己的国家，据她自己说，来北京这是第三天，北京市奥组委安排了很多的“节目”——各种采访和参观，所以她还没有机会自己出去逛过北京城。到现在为止，她唯一会说的两句中国话就是：“你好”和“烤鸭”。

海淀妇产医院一层的大厅里，到处都是各种不同肤色的面孔和不同腔调的语言。和 Nina 一样，他们胸前都挂着自己的证件。大厅的一侧摆了一排桌子，都铺着白色的桌布。“刚才，听说是这个医院的‘boss’（老板的意思）来开一个简单的记者招待会，我到晚了，没有看到。不过，我还是更想看到‘奥运宝宝’。”Nina 调皮地笑了笑，便跟着一个大夫和两个志愿者，去楼上看“宝宝”了。

BBC 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记者正在桌子前面调整机位，记者凑过去跟他们聊天，其中那个高个子、金发碧眼的美女记者非常机警地说：“对不起，我们不能确定你的身份，不能随便说话，我们接受任何采访都是要汇报给总部的。”言罢转身走了。大厅里有二三十个外国记者，还有一倍以上人数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和穿着蓝色背心的志愿者。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胸前挂着“翻译”的牌子，手里拿着几张纸——参加这次活动的外国记者名录。她对我说，这次看“奥运宝宝”的活动，名单上一半以上的欧美记者都来了，比起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他们似乎对这事更感兴趣一些。

“你还在呢，快来看我拍的照片！”Nina 的声音，只见她从人群中钻出来，来到我面前，她把照相机举过来，屏幕上显示了很多张婴儿的图片。“就是这个小男孩，他就是刚生下来的奥运宝宝，多可爱啊！”紧接着，她又有些遗憾的说，来之前听说有两个“奥运宝宝”，结果自己只看到了一个，而且没有采访到孩子的父母。

几个志愿者奔过来，跟 Nina 说，时间到了，该上车回“营地”了。回来的路上，Nina 告诉我，她替这些幸运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感到高兴，但是也有一点担心：“听说很多的妈妈和爸爸都想让孩子在 8 月 8 号生，有的要求打催产针，有的要求剖腹产。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对孩子和妈妈的身体不利。”她很想听听医生的解释和医院的看法。

“来这里之前我对北京是什么样子没有什么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过两天我会自己四处转转，不过，奥组委接待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伙食。”Nina 说，未来几天，他们会组织去“相当出名的 798”和“听说是北京最奢侈的宅子”——恭王府。

看来,这些有官方背景的外国记者的行程,那是排得相当的满,他们中有不少人,对北京的认识还处在“垦荒阶段”。

“大家的胃口都被吊高了”

和 Nina 这样有“官方背景”的非注册记者或者注册记者不同,老家在温哥华的小伙子 Cam,现在是美国一家知名报纸的驻华记者,他在北京的采访工作就显得更轻松自在一些,属于完全的“自助游式采访”。

Cam 的外表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脑袋大,眼睛大。他穿着白色 T 恤和一条破旧的牛仔裤,坐在北京工体北门附近的一个酒吧里,泰然自若地看着窗户外面的这座城市,眼睛里完全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陌生感。

“我叫元宝。”他主动用中文报上名来,带着独特的美国式腔调。

2004 年的冬天, Cam 带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和满肚子的疑问,来到了这座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实话说,我当时来北京只是想体会一种不同的生活,当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本来我只打算在这儿呆一年,然后就回国。后来发现,因为奥运会,每天都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作为记者,这让他“十分亢奋”,另外,他也发现这里有很多工作上的机会,所以,他决定暂时留下来。

Cam 回忆他自己第一次来北京,是在 1999 年,因为他父亲在一家国际航空公司工作,所以他有了许多次“国际旅行”的机会。

“1999 年,车刚刚从机场出来,开到市区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恐怕不会来这里生活。当时的北京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 2004 年, Cam 带着游戏的心态迁徙到中国时,他的感受是:这个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还不是特别完善,和他想象中的奥运城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当时觉得,北京比过去已经好多了,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这几年的变化和发展, Cam 是非常认可的。他说他最直接的三个感受是:路变干净了、地铁线路多了、路上的各种标识更清楚了。

“尤其是满城市都是关于奥运会的标识,有清晰的路标和质地精美的宣传画,这么大的城市能够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

Cam 说,这是他第一次亲身在一个奥运城市经历奥运,所以他很难具体地描述出,一个奥运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低头想了几秒钟后, Cam

表情严肃地说：“不过，我绝对相信，如果中国希望向全世界呈现一个完美的剧目，那她是一定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件事做好的。”

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Cam 认为，这里最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融合”。

“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正宗的比萨饼店，但是现在，我的一切需要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城市得到满足。各个国家的日用品和食物，你几乎都可以在北京买到和吃到。这里和其他一些国际型大城市，在生活方面几乎是一样便利的。”

Cam 说的“融合”还有另一层意思，他认为北京非常有“度量”，你可以从最高档的餐馆出来，再去路边儿吃烤串儿。“这种自在，在很多西方的城市都是没有的。”

在中国呆了4年，Cam 的口味被中国菜“养刁了”。他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一般地说出了一串中文菜名：干锅、火锅、烤鸭、松鼠桂鱼。后来他又拍着桌子兴奋地补充道，还有煎饼、烤串儿、炒饼、热干面。

“北京的烧饼也好吃，过去我有一段时间给CRI（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每天中午都吃他们食堂的烧饼。”Cam 乐呵呵地说。

对于在北京的奥运会，Cam 非常诚恳地说，他们这些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心里是很兴奋，也很期待的。

“像我一样，在这个城市住了几年的外国人，我们都能看见北京这几年的变化，也能看到这里的政府和老百姓为了这次的奥运会，作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奉献。虽然我不是这里的人，但是我真心希望一切都能够很圆满。”

Cam 心里也有点儿“小矛盾”，他们也必须要承受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事情”。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城市很多有意思的地方都在这几天“消失”了：北京的早点铺、工体北门一些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BAR，还有南锣鼓巷几个特别有中国特色的小店，都不营业了，或者关门很早。

“你想随便在哪个老北京的小胡同里，找到一个可以喝啤酒、聊天儿的地方，在这几天基本上是很难的。我觉得这是个损失，我知道外国人来到这里真正想要看的是什麼，他们希望感受一个‘最真实的北京’，现在这些最有北京特色的地方都不开门，这个城市那些最独特的味道，就散发不出去了。”

Cam 同其他住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一样，对北京奥运会保持着一种“友善的中立和客观”。

他和他的一些专门为北京奥运会而来的同行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